

張子新卷二四三二五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四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辰敬王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

左氏曰魯侯會吳子邾子邾子
伐齊南鄙師于郕○郕齊地

三月齊侯陽生卒

悼公在位四年遇弒子壬嗣簡公是為

左氏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
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
之吳師乃還○胡氏曰按左氏公會吳伐齊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

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而有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曰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

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救書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哀也。○林氏曰：此延州來季子不書，謚不在季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按延陵州來，皆季札私邑。故曰延州來季子。蓋季林吳子壽夢少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至是七十有七年矣。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計是時年當十五六，迄今蓋九十有餘歲矣。

孔子自陳復至衛

論語曰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矣又曰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
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爲也○前編曰按世家稱孔子自
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
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
何邪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乎及考

孔子周游
之跡當以
此辨爲正

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孔子於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旣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於此見矣

丁巳三十有六年

齊簡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魯

借二子以
激發季孫
又借季孫
以激二子
不知不覺
弄三強子
掌股使之
奮勇從事
妙甚

左氏曰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帥師伐魯及清
季孫謂其臣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
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
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
也宐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
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
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
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林而言量力
而。其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
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郕洩爲右冉
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

皆書禮樂
之彥一時
並奏師中
之信文
之有武
備也

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南以
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雲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以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
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
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戰
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
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
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公爲與其嬖僮汪
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社稷
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曰義也○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
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

五月魯侯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曰爲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羸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

不沒于暗
則神智清
明此伍大
夫之勝人
處

此論甚正
然心昏于
貨即諫亦
未必從也

遣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
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
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
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前編曰義
理不明而血氣用事無有不敗者闔廬傷於
檟李而死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之
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敢忘可謂有復讐之志矣僅有夫椒之敗而
遽受其平今又受其豢子胥之諫利害雖明
而復讐之義不及也子胥能報父讐於宗國
獨不能使其君報父讐國乎夫差舍復讐之
義而好大喜功爭衡上國訖爲讐所乘以斃
爭衡者血氣用事也忘讐者義理不明也子
胥雖諫而以是死夫差亦以是敗矣寧不爲

後人之
鑒哉

秋勝隱公卒

在位七年

冬孔子自衛反魯

左氏曰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史記世家曰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論語曰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

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前編曰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克已復禮而請

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情皆是也而夫子
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爲言二事
者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
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勿其
人之病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
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諭之可謂
切矣即顏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病之藥惜
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
未聞好學待詞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
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
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
成德亦在夫子旣歿之後也

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

之事
言

言

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
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
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觀
殷夏所損益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乎
文哉吾從屬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
太師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
義上采契后稷中述股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
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
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前編曰：按史
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
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
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
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
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
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
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
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
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
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
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
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垂三

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
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經之訓而雜引
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
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片附
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於夏殷之
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
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
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度文爲之詳
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以聖人之
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
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
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而幽厲傷之

又終於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槩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棠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狸首鸞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孔子已放之鄭聲何以猶存而不削邪至於易象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